

## 第二十一回 真為主曲意調情 偽踐盟薦賢自代

卻說邵才發誓罷，立刻要秀郎說明緣故。秀郎垂淚道：「我家相公有急務要進京去，不意在高陵鎮上遇見了相公，想是前生少了相公孽債。那晚酒後回寓，一夜不曾合眼，私對我道：『我自幼會考結社，海內名士相通無數，再未有如邵相公這樣妙品。若得朝夕，就是要我灑掃執御也是願的。』因此撇開正務，一路附驥而來。前日到河南府又悄悄對我說道：『我著邵相公每每有顧盼之意，你可陪他幾夕。枕席之間，不可虛了邵相公意思。』小人說，癡奴家主的事，只好服侍相公，如何服侍別人？主人又道：『癡心奴，這邵相公是人中之瑞，就是要我服侍他也甘心，何況你的身子！』因此那晚推個有病時，發作小人來邵相公牀上睡了。哎，邵相公你莫負了我主人之意。小人雖是役賤，在主人身邊同食同眠，閒人也不容看小人一看。今日肯叫小人伴邵相公睡，這是我主人生平沒有的事。相公若肯這般念及，救他一救便好。」邵才呆了半晌道：「你主人好癡，難為你這般做。你說要我救他，卻是如何救得？」秀郎笑道：「相公是個高明之士。何須細講！你看我主人捨命而至，不過為著相公。所以鍾情如此，因相公是個剛正碩士。雖有私衷，不敢微露，以致茶裡飯裡、夢裡眼裡、行止坐臥，只是在一個邵相公身上。即欲不病不可得也。邵相公，你難道猜不出我家主心事來麼？」說到這話，邵才面上都紅了不開口。秀郎便跪下道：「家主病原還有小人得知。相公若不急救，再過幾日，定然斷送了。」邵才挽他道：「你且歸去商量罷。」二人移步歸寓。秀郎走到牀前，將此言回復，成名歡喜點頭。邵才在外還踱來踱去，想了半日，肚裡好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女子，他何處這般偏愛我？若不依他，又恐真送了性命；若要從他，我是個詞林大臣，豈可淫污狎褻，乾這勾當？哎，我高邵才有甚孽，今日偏遭甚難處的？」踱了數百遍，忽然思想道：「他性命要緊，我如今姑且哄他，暫應承了，等他歡喜一番，倘或騙他好了，臨時用個金蟬脫殼之計便了。哎，成兄，你為我不顧身子，哪知我是個翰林，藏頭露尾在此。我想你病人膏肓，也說不得。今夜故在秀郎面前，許他佳期，待他病好了再作道理。」

打算已定，到得晚上，秀郎撒嬌弄那邵才，雲雨中間問道：「相公日間所言之事如何？」邵才道：「我與你相公皆是當代的人物，怎麼做這不可言之事？」秀郎笑道：「呆相公，你原不曉得這樣事都是烏紗貴客，白面書生做的。你看如今子帶金袍叫老先的，少時哪個不搭讖幾個朋友。若是沒人相愛的，必定是缺唇瞽目，三家村的癩痢哩。」邵才也笑道：「若依你這說，你到是個尚書國志了。」秀郎道：「相公莫要取笑，我家相公的病，相公可急急救他。」邵才道：「如今我也沒奈何了，待他病好時，完他心願罷。」秀郎道：「明日我把相公的話述與他聽，這自然包好。」

當夜，秀郎極力奉承，到明日起來，就將此話告於成名。成名喜甚，迸出一身冷汗，便覺身子爽快些，這日就吃起兩碗粥。一天兩日，病就減了萬一，痊癒時節，身強健旺，便打點精神，盼望佳期取樂。那知道邵才肚子裡好不煩愁，他見成名病勢已減，萬一痊癒時節要踐約起來，叫我怎麼處？

一日偶同富高到府裡來，忽見前面二三十個胖頂大帽人，押了一個十三四歲俊童。生得千般俊秀，萬種風流。邵才將他一看，雖是雙眉緊鎖，淚眼悲淒，卻如太真泣於馬嵬，風流自在。後面又著許多人隨著，擁進府門去看，人人都說道：「可惜這樣好孩子，兼一身好本事，卻叫他受太爺這板子。」邵才聽了便問道：「大人，方才這童子是甚緣故？」那人道：「這也冤枉。敝府有個楊公子，他父親在蘇州做知縣，今年二月在任所回來，見蘇州一小班內，有個旦角生得好，費了三百金討他回來，叫做輕綃，就是這個孩子，討到家中，因是懼內，私養在外，一般時時與他同宿，上下卻瞞鐵桶相似房裡。誰知公子的舅爺秦仕卻是秦樞密的兒子，與楊公子平素不相睦，知他有個歌童在外廂，就報與妹子，又添些惹氣的話，尋妹子說了。那妹子領幾個婦女，打進書房，搜了輕綃出來，打了一頓。楊公子捨不得他，出來救護，夫妻反目了一場。秦公子見妹子受氣，又去唆那父親到女婿家。看見女兒這般狼狽，大怒起來，捉這孩子送到太爺處置他。這太爺是秦樞密的門生，平素是奉承樞密的，今日這孩子送進去，憑秦家人吩咐，要死便死，要活便活。可憐這孩子，不但面目絕好，而且曲子甚妙。送他經過了太爺這棒時，定是凶多吉少。我們眾人所以為之歎息。」邵才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緣故！」心下又想到：「我今救了這孩子，倒有用處！」便叫富高火速取了拜匣來。富高如飛而去，取拜盒復到府前，知府已坐堂投文了。

邵才借一家紙鋪裡，開出個紅單帖兒來，寫個侍生帖兒，用了圖書。又寫一張報條與他，上寫著：「乙未探花，欽授四省參贊機務，兼理糧餉。奉敕協同御倭翰林院編修來，遞與富高，吩咐道：「你將這名帖上復李太爺，說這輕綃是家老爺家童，一向流落在外，今老爺正要尋他回去，求老爺寬容，回謝。」富高曉得，拿了報條帖子，忙忙趕進府堂。衙役見他有名帖報條，不敢阻擋。富高進去稟道：「家老爺有東拜上太爺。」將名帖與報條呈上。知府看了大驚，問道：「你家老爺何時到此？因何不曾傳報？」富高道：「家老爺因皇命嚴迫，一路微服行來，只帶小的跟隨，所以無人知道。方才來到府前，看見輕綃，原是家老爺家童，流落在外，正欲尋他，不期見解至太爺堂下，不知犯著何事，特差小人來求老爺寬宥。故將此候帖來到致意，即當面謝老爺。」知府聽了，事也不問，便向富高道：「既是老爺之人，即刻送上。你可多多拜上你家老爺，我就來回拜。」富高謝了出來，陰陽生就問：「你老爺寓何處所？」富高道：「在南門三板橋張家房子裡住。」說了就走出來回復邵才，叫他急回寓，恐防太爺來拜。邵才聽了忙忙回寓。

卻說李知府吩咐備謁帖，打轎去拜。李爺又命衙役典衣店裡買套新鮮衣服，把輕綃通身上下換個簇新，門官替他挽起時髻，打扮得十分齊整，隨著太爺的轎子竟到轅門來。衙役先拿謁帖來，飛跑尋問到張姓的寓所。那張家見說太爺將至門首，只得回道：「我這裡有成相公、邵相公，卻沒有什麼來爺。」那家帖人便嚷道：「方才來爺的管家，在府裡說下處在你家，如何回說沒有？」此時邵才在裡聽得明白。只因他有一件圓領無紗帽，已令富高拿幾分銀子，在戲箱裡賃一頂紗帽，富高正拿在手裡走來。陰陽生見富高忙問道：「大叔，你家老爺哩？太爺特來相拜。」富高道：「我家老爺在裡面，待我進去通報。」說罷就走入去。不期然李太爺下轎步入前堂，富高在裡面替邵才穿起圓領，戴上烏紗，開了屏門步將出來。李太爺跪下道：「卑職不知大人駕到，有失遠迎，負罪良多。」邵才雙手扶住道：「小弟皇事彌艱，微服驅馳，不煩騷擾，又累賢府光顧。適聞小僕又荷垂宥，沐德匪淺。」行禮罷，相坐敘談。成名在內看見謁帖上寫：「青州府知府李邦孝稟謁。」暗想：「這邵才是什麼人，李年兄如此是恭？」遂走到屏後向外一張，見邵才烏紗藍袍，起花玉帶，大是駭異。秀郎托茶出來。獻罷，李公把秀郎一看，忽然問道：「老大人，這丫頭使一向服役的？」邵才道：「是契兄諱成名的童子，不是小弟的。」知府便問秀郎：「你家老爺是同來爺一齊來的？」秀郎含糊答道：「是。」

「怎麼兩位老人家光臨敝治，並沒人通報？卑職獲罪多矣！」邵才駭問道：「成名是賢府相契麼？」知府道：「就是卑職同袍。這秀郎童子是服侍馬年翁，所以認得。」邵才暗想到：「他怎麼也改姓來混我！」知府就叫禮房補個年弟的帖來，並拜馬翁，命秀郎傳進去。秀郎稟道：「家老爺因路上抱病，在此調理，如今因和衣半眠，另日答拜老爺相會罷。」知府道：「你且進去拜上老爺，若不得出來相會，我要到裡面來看候。」秀郎聽了，只得拿帖子入內來。成名在屏風後聽了明白。料躲不過，只得叫秀郎到外面去賃頂紗帽圓領來。秀郎答應，出來先對知府道：「家老爺拜上老爺，就整衣出來。」說罷，忙到外面，去賃這二物。須臾都送進來穿戴了，步出堂前。李知府一見，笑臉相迎。二人是相知同年，不容客話。茶罷，知府起身辭去。隨後一府官員都來恭賀。二人迎送完了，換衣冠一套，相對好笑。成名見邵才身邊添了標緻童子，定睛一看，三魂六魄被他攝去了。原來輕綃顏色身材比秀郎件件俊雅，故成名一見就著意了，便問道：「來兄，此人何來？」邵才把遇見情由說了。成名笑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緣故。若非此童，李公不來拜兄，弟竟不曉得兄是個鼎甲。」邵才也笑道：「不為這童子，弟終不識兄是個前輩。」彼此俱覺好笑。

當晚由太守送兩桌酒來，二人開懷暢飲。來邵才叫輕綃試歌一曲。輕綃就輕敲扇板歌一曲詞：

皎月初斜金風起，瓊瑤馥郁蘭亭高。契陽典起休拘束，越琴秦笛都發了。雙雙個人知是諳，芳情脈脈無言。澆欄立，低聲喚，輕移玉捧金卮斟來釀醞。只這柔美心已醉。那堪更抱行云。若是別面時煩煩了。

輕綃歌罷，成名即擊節稱妙，賜以大爵，一飲而盡。又飲了一回，彼此酩酊，命童子撤席。成名見左右無人，低笑向邵才道：「賤體已痊，不識兄台何時踐約？」邵才也低低微笑應道：「今夜就有人來赴襄王約了。」成名就唱喏相謝笑道：「弟今醉了，要先告辭。」邵才佯醉道：「弟也上牀了。」邵才悄悄對輕綃道：「我看你伶俐，將來當重用你。如今我有句話對你說，不可說破。」輕綃道：「小人蒙老爺救了蚊命，恩同再造，倘有所使，水火不辭。」邵才道：「你今晚悄悄到馬爺牀上去睡，任他戲弄，你不要開口。」輕綃含羞答應了，忽然見秀郎服侍主人睡過來了。此時富高已睡了。邵才同秀郎入房，回首看輕綃，把嘴扭一扭。他會意就走到成名牀前，爬上牀去，側身向外眠了。成名料是邵才來赴約，將手摸他身體光滑細膩，著興勃然，輕輕用些工夫，直搗巢穴。輕綃是熟路的，弄有時辰，成名爽快之極，完了事低低問道：「恩哥好麼？」輕綃不應。成名認是邵才害羞，攆定睡了。到天明，成名將他面兒一看，見是個輕綃。輕綃閉了眼微笑，成名也微微而笑。雖然不是邵才，情意比秀郎更多幾分。

忽邵才推門進來道：「日色已高，兩位新人該起來了！」成名笑道：「好個適意詞林！」邵才也笑道：「正好對饞臉的吏部。」大家大笑，輕綃紅了臉，披衣走出。邵才問道：「此子何如？」成名道：「承兄惠我，是極妙的。」邵才道：「只為難以報命，故覓童贈兄，今兄當恕弟矣！」成名道：「弟今亦不復相強，但將來弟與兄伯勞飛燕，輕綃何歸？」邵才道：「弟專以此伸薄意，當送兄北行耳！」成名稱謝。吃了早飯同去拜知府，並及各道。晚上領了府尊的酒，三鼓回寓，邵才道：「弟因皇事孔迫，明日必欲南往，未知相晤何期，此心耿耿，奈何！」成名道：「兄此去不過幾月，掃平倭寇，凱歌到京，聚首亦未遠，弟欲以秀郎暫侍左右，使兄見彼即如見弟也。俟兄復命之日，還見如何？」邵才道：「此誠所願，但割兄之愛，弟心何安？」成名道：「弟恨微職在身，不能侍兄左右，豈吝一童？」邵才致謝。到明日收拾起程，說聲「保重」，分袂而去。未知去後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